

密件

少数民族史志丛书

# 烏孜別克族簡史簡志合編

(初稿)

內  
部  
考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 烏孜別克族簡史簡志合編

(初稿)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63年·北京

## 前 言

为了反映建国十年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反映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新的面貌以及新的民族关系，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向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在1958年组织所内外大批人员，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面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这一工作从1956年即已开始），一面开始编写《少数民族史志丛书》（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或简史简志合编），到1959年底，大部分书稿都已写出初稿。

这几年来，虽经迭次修改，质量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错误。现在不加改动的把这些初稿印刷出来，一方面是为了保存资料，免于散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便于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今后能够组织适当力量加以修改、充实和提高，逐个的达到公开出版的要求。因此，我们希望各地的有关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科学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能够多给我们以批评和指正。

1963年8月

# 目 录

概 况.....	[ 1 ]
第一章 民族来源和解放前的历史.....	[ 4 ]
一、民族来源.....	[ 4 ]
二、初期的商业活动.....	[ 7 ]
三、商业、手工业在近代的发展与衰落.....	[ 9 ]
四、牧业与农业.....	[ 11 ]
五、共产党人在新疆进行的革命活动及其对乌孜别克族的影响.....	[ 12 ]
六、盛世才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 13 ]
第二章 解放后的政治与经济.....	[ 15 ]
一、新社会的主人.....	[ 15 ]
二、商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	[ 16 ]
三、牧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	[ 19 ]
四、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	[ 20 ]
五、手工业的变化和合作化.....	[ 22 ]
六、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	[ 23 ]
七、大跃进的1958年.....	[ 25 ]
八、人民公社和持续跃进.....	[ 27 ]
九、工人阶级的成长.....	[ 30 ]
十、干部的成长.....	[ 30 ]
第三章 文教与卫生.....	[ 32 ]
一、教育.....	[ 32 ]
二、文艺.....	[ 35 ]
三、卫生.....	[ 38 ]

第四章 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 .....	[40]
一、家庭、婚姻 .....	[40]
二、生活习俗 .....	[42]
三、宗教信仰 .....	[44]
后 记 .....	[46]

## 概 况

我們祖国是个統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烏孜別克族是祖国大家庭里的一个成員之一。长期以来，烏孜別克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起，共同創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互相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密切，兄弟般的友誼日益深厚。特別是解放以后，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与教育下，政治覺悟不断提高，經濟、文化不断飞跃发展，互相間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团結友爱、互助合作、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烏孜別克族主要分布于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境內。据1958年統計，全疆烏孜別克族人口共 10989 人，散居于68个市、县之中；其中烏孜別克族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有伊宁市，在 1,000 至 100 人之間的有19个市、县，在100人以下的有48个县。

烏孜別克族居民大多居住在城市里。在历史上大多数人以經營商业为生，少数人經營手工业，在經濟上与汉、回、維吾尔、哈薩克、塔塔尔等族居民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在解放以后，随着資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企业的性質改变了，人与人之間的剝削与被剝削关系也改变了，各族人民之間的友誼日益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烏孜別克族有少数人口分布于北疆的木垒、奇台、新源、尼勒克等县的牧区，这些地区水草丰盛，气候温和，最适于牲畜的生长，烏孜別克族人民与哈薩克族人民杂居共处。他們多是在哈薩克族人民的影响与帮助之下，由商业改营了牧业。共同的經濟生活，使烏孜別克族人民和哈薩克族人民的交往日益亲密。这

些地区的烏孜別克牧民在語言文字、生活習俗等方面已經同哈薩克牧民有着顯著的融合現象，可以說已經沒有多大差別。解放后，兩族牧民在黨的領導下，共同推翻了本地區的一切剝削制度，一道參加了牧業生產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生產都在不斷地提高，生活都在不斷地改善。

南疆喀什、葉城、莎車、巴楚和北疆伊寧等市、縣的郊區農村也分布有少數烏孜別克族人口，他們以經營蔬菜、瓜果園藝為主，其中有些人是解放后才在黨和人民政府的幫助下轉入農業的。他們與維吾爾族農民雜居；在農業生產技術上得自維吾爾族農民的幫助極大；在其他方面也頗受維吾爾族的影響，普遍操維吾爾語，使用維吾爾文，風俗習慣和維吾爾族的也沒有多大差別。解放后，烏孜別克族農民和維吾爾等族農民在一起，相繼取得了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獲得了生產的不斷躍進和生活的穩步提高，互相間的關係一天比一天密切。

烏孜別克族在文化上是具有較高發展水平的，從事教育、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工作的人在本民族人口中占有相當的比重，民間的文學藝術創作豐富多采。優美動人、別具風格的音樂、舞蹈、和民歌，素為新疆各族人民所喜愛，而在解放以后，由於更多地吸收了漢、維吾爾、哈薩克等族的優秀成果，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多種多采，達到了更高的水平。

烏孜別克族的語言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卡爾魯克語支。烏孜別克族居民由於長期與兄弟民族居民雜居共處，現在已多不使用本民族的語言，住在城市和農村的多通用維吾爾語，住在牧區的多用哈薩克語。漢語對烏孜別克語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借

詞上；烏孜別克族通用語言中的漢語借詞解放后增加得特別快、特別多。烏孜別克族居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兼通漢語。

烏孜別克族有本民族的文字，但也和語言一樣，現在已很少使用，而多分別使用維吾爾文和哈薩克文，兼通漢文的烏孜別克族知識分子也不少，特別是在解放后，學習漢文已成為普遍的風氣。

在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烏孜別克族人民也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有著自己的光榮歷史，並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了徹底的解放，擺脫了過去奴隸般的地位，成了新社會的主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烏孜別克族人民更進一步地擺脫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剷除了產生剝削的根源——私有制度，走上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大道。從1958年開始，在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和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引下，烏孜別克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在一起，以飛快的速度在改變着祖國‘一窮二白’的面貌。

---

## 第一章 民族来源和解放前历史

### 一、民族来源

我国的烏孜別克族是从中亚迁来的。中亚烏孜別克人的祖先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从錫尔河以北金帳汗国境内迁来的烏孜別克人，他們在数量上不占重要地位，但“烏孜別克”这一名称是由他們带来的；一是河中地区的原有居民，他們在数量上比前者要多得多。

14世紀上半期，原来属于蒙古帝国組成部分的金帳（元史作欽察）汗国在烏孜別克汗（1312——1342年元史作月即別、月祖伯等等）的統治之下，国势一度强盛，烏孜別克汗声名远播，因此，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就称他的国家为烏孜別克国，称他的軍隊为烏孜別克人。15世紀时，金帳汗国瓦解，原来作为它的組成部分的白帳汗国逐步强大起来，占据着今西部西伯利亚和哈薩克斯坦的广大地区，居民主要是各种不同来源的突厥——蒙古游牧民，都籠統地被称为烏孜別克人。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白帳汗国的一部分烏孜別克游牧民在昔班尼汗的率領下南下进入中亚农业区，先后占領了布哈拉、撒馬尔罕、希瓦、烏尔根奇、塔什

干等城市，推翻了帖木尔王朝。早在阿拉伯人入侵以前，操突厥語的居民就在这一带占据重要地位。11——12世紀卡拉汗国統治时期，一个操突厥語的部族已經基本上形成，被称为“突厥”。15世紀时，这个部族称为“察哈台—突厥人”。南下的烏孜別克游牧人和他們杂居在一起，并逐步走向融合；烏孜別克語逐漸成为当地的通用語言，在原有定居农业居民的影响下，迁来的游牧人也逐渐改营了农业。

中亞烏孜別克人及其祖先，长期以来，和我国各族人民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互相交往的过程中，有部分人陸續迁入我国新疆，成为我国的烏孜別克族。

烏孜別克人最初出現在金帳汗国的时候，就和我国各族人民有了交往。在烏孜別克汗及其繼承人扎尼別克汗(1342—13 年)統治时期，金帳汗国和元朝政府的使节来往不絕，以所謂“朝貢”和“賞賜”的名义互相交換土特产品。两国間的商业关系也相当密切，我国的絲綢常被販运到金帳汗国首都撒来，其中并有一部分被轉运至匈牙利、意大利銷售。于此同时，在察合台汗国統治下的今苏联烏孜別克斯坦的前烏孜別克人也繼承了他們祖先的傳統，和我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經常有人到我国的新疆和內地来作买卖，帖木儿帝国时期，撒馬儿罕、烏尔根奇、布哈拉、塔什干等地的商业都相当发展，我国的絲綢和大黃等貨物在市場上頗受顾客的欢迎。15世紀初年到中亞游历的一位欧洲旅行家曾說过，中国的貨物是撒馬儿罕市場上最好的貨物，也最为顾客所珍視。

16至17世紀时，中亞烏孜別克人和我国的商业交往也屢見于記載。有人很清楚地記載了从布哈拉、撒馬儿罕到我国的喀什噶

尔、阿克苏、吐鲁番以至肃州（今酒泉）商路的里程，当时在这一条线上商业活动的频繁是可以想见的。叶尔羌是当时南疆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商贾如鲫，百货交汇”，从西方来的商队到这里后就停下来出售和收购货物，或者结伙到内地来。

来我国经商或从事其他活动（如传教）的中亚乌孜别克人，可能很早就有人就地定居下来，成了我国的居民；但是见于记载的还是从清朝开始。

18世纪初，以乌孜别克人为主体的浩罕汗国在锡尔河上游形成。它的西部比邻，有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两国比浩罕汗国建国早，也都是以乌孜别克人为主体的。50年代时，清朝统一了新疆，和浩罕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和好相处了六、七十年之久。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也通过浩罕与清朝发生了关系。在这个时期内，中亚乌孜别克人，特别是商人来我国新疆的日益增多。当时，他们在新疆被称呼为“安集延人”，“浩罕人”，“布哈拉人”等等，其中使用最广的是“安集延人”这一称号。起初，他们主要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城市活动，后来逐渐发展到南疆其他城市和北疆伊犁等地，其中有许多人就在当地定居下来。到19世纪20年代（清道光初年），仅定居在阿克苏以西各城市的“安集延人”就有几千户，定居在阿克苏、乌什等地的“布哈拉（原作布噶尔）人”也不少。

1828—1830（道光8—10）年，清政府因浩罕帮助张格尔侵扰新疆而中断了与浩罕的关系，浩罕、布哈拉等汗国商人也中止了来新疆贸易。1831年（道光11年），清政府和浩罕的关系恢复正常，中亚乌孜别克商人又大量地进入新疆，并有许多人定居下来，六、七十年代时，侵入新疆的英殖民主义者走狗阿古柏也从

浩罕襄助来了一部分烏孜別克人，其中也有許多人一直留居在新疆。到1877年为止，見于記載的烏孜別克族人口仅南疆就有二千人以上。

就在阿古柏侵入新疆期間，浩罕、希瓦、布哈拉等汗国的大部分地區先后归并于俄国。此后，中亚烏孜別克商人迁入新疆的不但没有减少，而且随着沙皇俄国和新疆貿易的扩大而日益增多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及后来迁入新疆的中亚烏孜別克人为数也很多，其中除商人外，也有农民、手工业者、知識分子和宗教职业者。据統計，到1943年为止，全疆共有烏孜別克族人口9963人。

## 二、初期的商业活动

烏孜別克族居民大多經營商业。十九世紀上半期以前，他們就沿着古代的所謂“絲綢之路”，百十成群地赶着駝馬來往于中亚和新疆的崇山峻岭之間，新疆的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伊犁等城市，中亚的安集延、浩罕、塔什干等城市，哈薩克人、柯尔克孜人的游牧区，是他們的主要市場。我国出口的茶叶、大黃、絲綢、瓷器和进口的牲畜、皮张等貨物，很多是由他們販运的。

当时，新疆还没有經常营业的商店，买卖一般都是通过定期的集市，即“巴扎尔”；烏孜別克商人、汉族商人在“巴扎尔”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汉族商人由內地販运来的貨物，一部分出售給烏孜別克商人，由他們轉运至上述中亚各地；同样，烏孜別克商人从中亚販运来的貨物，除大部分在新疆銷售外，也有一些

由汉族商人运至内地。

烏孜別克族商业承担了一部分新疆和国内外的经济交流任务，在新疆各族人民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疆，紧接着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土和殖民地，是帝国主义从陆地进入我国腹地的后门。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疆的侵略势力一天比一天猖獗。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新疆各族人民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暴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清大起义。英殖民统治者乘机派遣它的走狗阿古柏侵入新疆，夺取了人民起义的果实，建立了反动的封建汗国，把新疆各族人民置于他的野蛮统治下长达十年之久。在阿古柏的统治时期，烏孜別克族的少数封建上层，成了外国势力蹂躏新疆各族人民的帮凶；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和各族人民一样，度着岌岌不可终日的生活。当时，在南疆流行的一首民歌，有力地揭露了阿古柏的血腥统治。歌词的大意是这样：

阿古柏的军队，在南疆越来越多。

在南疆扎“下衣”、“尔清”（烏語腰带名称）的人，  
象钉子一样，时刻威胁着我们的生命。

后来，清政府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很快地把阿古柏的反动汗国彻底消灭了。但是，英帝国主义者并吞新疆和瓜分我国的野心并没有丝毫收敛。

清政府消灭了阿古柏的反动势力后，又收复了七十年代初被沙俄军队侵占的伊犁。沙皇政府的武装力量虽然撤出了新疆，但在新疆的政治经济势力却有增无已。

在經濟上，英、俄等殖民主義者把新疆作為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工業品的傾銷市場，控制了新疆的經濟命脈。俄國資本家在烏魯木齊、伊犁、塔城、喀什等地開設了許多“洋行”，壟斷了北疆的對外貿易。英殖民主義者的勢力主要在南疆，它直接地或間接地（通過印度、克什米爾等地的資本家）控制了南疆的市場。於是，以經營進出口貿易為生的烏孜別克族中、小商人就成了它們的附庸，處境日益惡劣。少數大商人和外國侵略勢力相勾結，成了買辦資產階級。

### 三、商業，手工業在近代的發展與衰落

隨着新疆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隨着現代化城市的出現和發展，在各主要城市里，經常營業的商店日益增多，一些烏孜別克商人開設的商店也出現了。另外，在烏孜別克族商人中，還有不少是小販，他們在牧區、農村和城市之間溝通有無。

無論座商、行商或小販，在不同程度上都依附於外國資本家。他們所出售的各種工業品，如棉布、毛織品、絲織品、鐵器、銅器、白糖、皮革、火柴、鐘表、玻璃等等，多是从洋行那兒批發來的；他們所收購的農畜產品，如內地來的茶葉、大黃、川椒、白蜡、本地產的牲畜、皮毛、棉花、葡萄等等，也多出售給“洋行”。他們實際上起着“洋行”購銷員的作用；一些資金少的商人，先從洋行那兒賒進一些“洋貨”，銷售出去以後，再收購來“土貨”折抵價款。他們常常因為經不起市場的风波而遭到破產。

還有不少烏孜別克族人民（其中有些是破了產的小商販）在

洋行及其附設加工廠里當職員或工人。工人的工資水平很低；女工是男工工資的一半，童工又是女工工資的一半，生活更加無保障。在伊寧，一些工人到了年老力衰的時候，就被洋行解雇，淪為流浪街頭的乞丐。職員比工人的待遇稍好一些，但所受的剝削和壓迫也十分慘重。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莎車的烏孜別克族居民興辦了一些絲織手工業，在最興盛的時候達到200多戶。這種手工業可以分為兩類，即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少數規模較大的作坊雇用150個左右工人，占有手工紡織機數十架和煮鍋十幾個。一般只雇用20—40個工人；占有手工紡織機十幾架和煮鍋幾個。個體手工業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有時雇用一、兩個工人或帶一、兩徒工。

工資分為三類：一是固定的，即按月計算；一是零工，即干一天算一天；一是計件工。工資水平都很低。學徒的學習期限一般是三年至五年，但也有長達十年之久的。學徒在學習期間沒有工資，而且除正常的工作外，還要為師傅做家庭的勤雜事務，有時還要下鄉從事各種農業勞動。學徒學習期滿後，如繼續留在師傅家當工人，工資比一般工人還要低。

絲織手工業的原料收購和產品的推銷，經常處於外國資本的威脅和沖擊之下，再加上反動政府和地方封建勢力的勒索和摧殘，業務始終沒有得到多大發展，且不久就衰落下去了。

烏孜別克族婦女刺繡的小花帽、衣邊、床單、枕頭等等，都很精緻，為本族及各兄弟民族人民所歡迎，但也遭受外國資本家和本國大商人的剝削。因為原料多掌握在“洋行”手里，婦女用成品去換取原料都是不等價的。

在伊犁、塔城、喀什、和田等地也有一些烏孜別克族手工业戶。这些手工业戶都是个体手工业者，帝国主义的經濟侵略和各种封建負担使他們长期处于风雨飄搖之中。

#### 四，牧业和农业

新疆北部的木垒、奇台、新源、尼勒克、特克斯等地有为数不等的烏孜別克族牧业戶，伊犁、塔城等城市的烏孜別克居民也有很多人兼营牧业。牧业戶占有牲畜多寡不等；多的高达千头以至千头以上，少的只有数十头，有的連一头也沒有，而以帮工为生。牧工的工資都很低。牧場和草場大多是租用的。租金用牲畜支付：春、夏、秋三季每四、五百只羊納租羊一只；冬季每百只羊納租羊一只。駝、馬、牛的租額也大致相同。杂居在哈薩克族牧民中的烏孜別克貧苦牧民所用的牧場和草場多是哈薩克族牧民无偿地讓予的。

牲畜和畜产品多半通过商人为外国資本家所收購，价格很低，往往一公斤羊毛只換一盒火柴。此外，各种牌号的反动政府，都要向牧民征收苛重的捐稅，压得他們連气都喘不过来。

烏孜別克族的农业戶多半分布于南疆的喀什、莎車、巴楚、阿克苏和北疆的伊犁等城市附近。大部分农业戶經營与城市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果园业或蔬菜业。农业戶中有少数是地主，每戶占地在一、二百亩至三、四百亩不等。多数农业戶是无地或少地的貧苦农民，他們长期以来忍受着封建地主的残酷剝削和压迫。

“伙种”是一种較普遍的剝削方式。地主利用土地，将农民全年收成的一半作为地租。而且，不問收成好坏都要按原来規定的租

額交租，并代地主交納田賦糧，为地主服无償勞役。帝国主义对农民的掠奪主要是通过市場，賤买貴賣。有时“洋行”老板还和封建势力勾結起来，直接用摊派的方式吸吮农民的膏血。

## 五、共产党人在新疆进行的革命活动及其对烏孜別克族的影响

烏孜別克劳动人民这种悲慘的处境，随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压迫与剝削的加重而日益恶化。为了摆脱这种灾难，他們曾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进行了許多英勇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結到抗日的战綫上来，帮助边疆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与文化，便派遣了以邓发、陈潭秋、毛泽民同志为首的党员干部来到了新疆；新疆当时的局势十分混乱，迫使反动軍閥盛世才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暫时的統一战綫。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新疆的經濟和文化都有了很显著的发展，烏孜別克族在經濟、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很突出。对苏联貿易的开展，一时新疆的財政經濟有了显著的好轉，从而使烏孜別克族的商业比以前活跃得多了。1935年成立了烏孜別克族的文化促进会，在它的领导和組織下，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发展了教育事业。在政治思想方面，党的抗日統一战綫政策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影响极为深远；烏孜別克族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和民族团結思想都有很大提高。伊宁、喀什、烏魯木齐等地的烏孜別克族人民自己创作并上演了許多以抗日战